

小站深处有佳音

□崔英春

1

她，人长得小巧玲珑，一条活泼的马尾辫甩来甩去。他，大块头，白白净净，憨态可掬，爱穿白衬衣。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她就发现这位人称“霍总”的大哥群众威望很高，又能写材料，又会管安全，多项全能，最主要很会唠嗑很暖心。本来初次见面没啥感觉，可一来二去不知为啥，她就愿意听他侃大山，直到在一个骤然响起歌声的浪漫冬夜，被他和一群同事精心策划的求婚大戏感动到眼泪稀里哗啦，只好乖乖嫁给他做媳妇。

2018年的5月20日，宋佳妆容精致，身穿美丽的白纱裙，即将与爱人走进婚礼殿堂。新郎在众人簇拥下叫门的时候，被屋里的新娘要求，必须剪出标准的法兰垫片才能进来。于是，西装革履的新郎在众人的见证下，一丝不苟地剪了一个。这是宋佳正在参加的油田骨干技能人才培训班实操项目的“拿手戏”，只须一分四五十秒她就能完成，此刻成了考验爱情的加试题。小伙子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爱你，就和你一起爱法兰垫。

婚后的“霍总”支持媳妇买了两个“大件”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辆摩托车。摩托车型小巧迷人，车身黑白相间，“霍总”的媳妇摇身一变成了飒爽英姿的女骑手，身穿纯黑色皮衣，头戴贴了亮膜的帽盔，护膝、护腕、护肘全副武装，怎么看怎么好看，怎么看都不是一般人。宋佳超喜欢快速骑行风驰电掣的感觉，而胖墩墩的霍明亮对车和摩托并不来电，但是媳妇的喜欢就是他的喜欢。在他请求之下，女骑手欣然同意拉他逛一圈，只见本尊“夸嚓”一下坐上去，可怜的小摩托顿时给压得撅起头来，憋得吭哧吭哧直哼唧，无论怎么把油门拧到底，都是慢吞吞的二十迈。此后，小摩托的哼唧，便成了他们俩新生活的一个“梗”。

多姿生活

宋佳最近一次见到爱人霍明亮还是在2023年春节。金贵的假期刚过，夫妻俩便再次远隔千里，一个在大庆油田采油三厂一座小油站坚守，另一个奔赴宁夏西三中工程建设现场。本来霍明亮是可以根据工作情况休假回家的，但媳妇没时间，即便回来也顾不上他，俩人便成了这一年十个月分两月聚的“假单身”。

终于把他盼回来了，久别重逢，难舍难分，为了多陪他，宋佳咬牙串了几天班，尽量把工作堆到后期干。俩人成双入对回家见双亲、见亲戚、见朋友，不亦乐乎。不过，从他返岗那天开始，她便忙到起飞，摹打脚踢一口气“歼灭”了革新攻关汇报材料、油田职工技能培训班课件、事迹报告发言材料诸多任务，好几宿干到天亮，抢回了时间。



3

宋佳的父亲也看见了这条消息。

1990年春天，23岁的钻井队机械师宋印平带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和不舍，告别产后虚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，赶赴位于萨尔图区拥军村采油三厂的钻井生产前线。不久后在那里打出三口新井。巧的是，第一口井开钻那天，女儿宋佳刚满月。

2012年春天刚过，22岁的宋佳大学毕业返回家乡大庆，在第三采油厂一座转油站倒班。好像是眨眼之间，女儿也成为跟老爸一样有本事的好工人，站上了各种高端赛场的领奖台。30岁当上油田高级技师，31岁当上油田集输工种首席技师，工作十年，两次破格晋级，十多次斩获各种技术大赛奖项，“油田工匠”、“油田新时代青年先锋”荣誉称号接踵而至。

老爸高兴，女儿也像他年轻时一样爱钻研，别人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她却总是苦思冥想，多打几个问号，“巡检路线如何规划更合理？”“工具怎样革新工人更省力？”革新终于成功，减轻了同事劳动强度，同班大姐说：“干活儿，还得是咱小宋佳！”

4

有一天，宋佳鼓起勇气，敲开了顶头上司办公室的门，一份调研报告洋洋洒洒近万字，她想把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干。火热雄心获得领导支持，宋佳欣喜若狂。2022年11月，由宋佳发起，厂工会支持的“萨北青年创新联盟”在采油三厂悄然启动。“联盟”与全厂7个劳模工作室和数字化运维中心数控室的“大部队”联袂作战。年轻人说干就干，冬去春来，联盟成员技能竞赛获奖，革新成功，论文发表，生产难题得到解决。

远在宁夏的“霍总”捷报频传，本阶段工程量全优，大庆管道铁军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加油。小两口比翼齐飞的故事在油田内外传为佳话。他们每天隔空喊话，彼此撒娇、调侃、吵架、和好，并计划着下次回来吃好吃的。宋佳也从十年前的“小宋”变成很多人崇拜追逐的“佳姐”，还成为“大国工匠”刘丽的亲徒弟，威风凛凛的小摩托因主人太忙已闲置太久结了蜘蛛网，只有笔记本电脑任劳任怨开机时间越来越长。“明星”宋佳，依然是老爸老妈的“老闺女”，公公婆婆的“佳佳”，老公的“媳妇”。

父亲的刀具

□任家范

父亲的刀具，是一个组合。平时寂寞地躺在母亲手缝的布袋里。针脚细密均匀的黄帆布袋，带着一种陈旧的古朴风格，叠放在家中那张老式的三屉桌里。那种沉默在我眼里总是含着一层锐利，穿透抽屉的木板，在我幼年的想象里吐放寒光，映照着一件件溅着血迹的往事。

父亲的刀具，和人没有直接关系，而是用来宰杀牲畜的。刀具包括屠刀、砍刀、剔骨刀和片刀。几把刀具的位置和使用的先后顺序相谋而合，倒像绿林中人的座次排定。父亲没读过几天书，却不知从哪儿捡了很多江湖意识。

每年腊八以后，是父亲和刀具最忙碌也最风光的日子。那些被杂粮养大的猪，在那种穷困的年代里肥成一种时尚，成为物欲的美的最佳标志。谁家的猪先生态蹒跚，父亲准保被谁家主人邀请。这时，父亲就会拉开沉睡了整整一年的抽屉，拎出那只布袋，抽出一把一把的刀，坐在硬柞木的炕沿上，就着磨刀石和水盆，一下一下地磨起来。用不了半个时辰，父亲便推门出去，紧接着，邻居院里就传出猪的嚎叫声。那声音含着凄惨和绝望，传遍乡村的狭窄小巷。

用刀的日子，父亲锋利地与冬天对话。他的刀具是不着文字的语言，按程序粉墨登场。宰杀、砍劈、剔骨、片肉，只是个把时辰，一只活蹦乱跳的猪，已经横放在面上，被分解成一块块静止不动的肉。

小的时候，我也不止一次去凑热闹，看父亲宰杀牲畜的过程。我在父亲的脸上，从来没有看到过惊悚、怜悯和残忍，他已经习惯用这副刀具，诠释一种不同于人的生死观念，把鲜活的生变成僵硬的死，来满足人们的需要。

父亲的杀机是从刀具在磨刀石上时，开始露出锋芒的。父亲执刀，与外公有着明显不同的用意。外公喜欢吃肉，每次宰杀之后，习惯片半瓢煮熟的白肉（足有一斤半的纯肥肉），拌上一点酱油，痛吃一顿足矣。而父亲，似乎更愿意把宰杀当作一种技艺，挥舞着屠刀在众人面前施展，成为那一刻的话题和孩子们眼中的武夫英雄。在满院落啧啧赞叹中，父亲以一刀分阴阳的麻利和娴熟就简的圆熟，把一种生命形式切割得泾渭分明。他更惬意于盘坐在主人家的热炕头，酒性浓烈地品味这种劳动的内涵。

上学以后，我开始厌倦父亲那种指向生命的残酷。尽管那种生命的价值，一直被人类认为该为我所用。蒙昧中逐渐走出的我，仍无法对这种平常事渐入麻木。可以说，在我不断长大的年月，父亲的刀具以它的孔武，抵住了我生命最薄弱的部分。我无法阻止父亲，也无法阻止人类（包括自己）对肉的欲望，但是我却本能地把一切生命视若自己，加以珍惜。

父亲的刀具，让我在人类的善良之外，看到了一种残暴的现实。我无法反抗这种人类的自我保护和满足意识，虽然这种保护和满足足以对另外的动物的屠戮形式存在。同时，也无法确定这种生存意识的客观合理性。我只是在个体的心灵中，产生了弱者的自卫意念，并在很不成熟的年纪受父亲杀猪这件事的启发，写过一首小诗，其大意是：

屠刀横着
等待肥胖的日子
越强壮/越逃不掉

——瘦小
才是养生之道

我无法阻止自己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而且，我从父亲握刀的光泽中，看到了他逐渐变老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再也无力操起那些刀具，去乡邻家割断一声一声的猪叫。我总在想：父亲是否明白，他在那种荣耀一般的宰杀里，已经把属于自己的时光一刀一刃地耗掉了。

父亲老了。但那些刀具仍整齐、明亮而锋利地叠放着。他不再拿出来保养。我则连拉开那只抽屉的兴趣也没有。也许，父亲的行为没有错，他只是代表人类以某种方法实现着自身需求。而我只是在感情深处觉得，这一使命不应由我的父亲完成，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虚伪。

父亲的刀具，以一种灭绝生灵的形式，有其存在的过程。我无法推断是非，因为有更多的人手中仍执掌着这样的刀具。

但我还是为父亲最终放下屠刀得以释怀。

二姑

□赵亚东

八十岁了
还把缝纫机推到街上
为别人做鞋垫，缝衣裳
八十岁了
还为五十岁的儿子买药，喂饭，洗脚
眼睛看不清
有时还把两件衣服缝到一起
顾客们叽叽歪歪
那一天，去廊坊
远远地看着你
躬着腰，推着机器
那一天，风很大
仿佛一个义无反顾的英雄
你驾驶着自己的战车
仿佛，这世界没有你的缝补
就会被风撕碎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曹晖
执编/版式：杨铭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精彩工作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头新闻APP
龙江文旅·妙赏频道

缝补

□赵亚东

二姑去世时，我不在身边。对这件事，我一辈子懊悔不已。二姑病重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从黑龙江去了廊坊，特意照顾了她一段时间。我专门嘱咐他们：“如果二姑病得重，无力回天，就一直在那儿，直到把她送走，然后再回来。”

二姑的病情反反复复，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我天天提心吊胆的，怕突然传来坏消息。三月的一天早上，我心里烦乱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，就给父母打电话，问他们二姑的情况。我父亲说：“今天早上走的。”我又问：“你们是不是得烧完头七再回来？”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父亲告诉我，他们在二姑去世前一天晚上就回来了，也没能送二姑最后一程。我的心倏然沉了下去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挺怪他们的。

我的二姑晚年生活凄苦，先是老伴儿多病去世，折磨了她好几年。后来，我表哥又病重，她又伺候表哥好几年，身体累垮了，还留下不少外债。表哥去世后，二姑一个人生活，虽然她还有两个女儿，但是生活都很拮据，想好好养活老人也是力不从心。有一年春节，我给二姑打电话：“二姑，我给你存点钱，过年用。”二姑倔强地说：“不用，你们也困难，二姑有钱。”二姑总是这么刚强，很少麻

烦别人，即使因为给表哥看病，向我们借钱，她也认真记录在本子上，一年还一点，直到还清为止。后来，生活实在困难，二姑就把缝纫机推到街口摆摊，缝鞋垫、椅垫，换点糊口的钱。

那年我在北京大兴打工，常去河北跑腿儿。我特意安排出时间，专程去一趟廊坊看二姑。我到廊坊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时分。那时，二姑父还健在，表哥刚得病。我和他们打了招呼，却找不到二姑。我问：“我二姑呢？”姑父说：“你出了院子，往左拐，去街口，你姑在那儿呢。”我按照姑父的指引，很快就到了街口。我远远地看见二姑正伏在缝纫机旁，双脚用力地蹬着踏板。她瘦弱的腰身裹在一件宽大的布衫里，仿佛瘦得就剩下一副骨架了。我快步跑过去，站在她身边，但是没喊她。我怕缝纫机针扎了她的手。我就静静地站在她旁边。一直等缝完那个椅垫，抬头歇息时，她才看见身边站着一个人。她问我：“你要缝啥？”我说：“你看我是谁？”她站起来，把老花镜戴上，看了半天，一下子把我抱住了，边哭边说：“这小犊子，这不我侄儿吗？我大侄儿看我来了。”二姑哭了半天，我也哭了。这一次见面，和上一次已经相隔十年的时间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孩

子。我家和二姑家的感情比其他亲戚要近一些。二姑家早年在拜泉县里，姑父是农机厂的一个车间主任。表哥技校毕业后，自己开车搞运输。20世纪80年代，二姑家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。二姑疼我们一家人，常把我接到县里去住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就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。我妈妈曾有过一次重病，已近膏肓，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医治。我爷爷要放弃治疗。二姑不同意，和我爷爷打了一架。我爷爷倔强，让父亲把母亲背到马车上，强行拉回乡下。我爹不忍心，蹲在墙角抹眼泪。二姑坚决不同意，站在马车前，对爷爷说，你要是把桂珍拉回去等死，就让马车先把我轧死。二姑的烈性战胜了爷爷的冷漠，她把我母亲重新安顿在医院，从自家拿出钱来，交了住院费，救了母亲一条命。这些事，我妈妈一直给我讲，每次都落泪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二姑一家搬到廊坊，再后来姑父下岗，自谋生路，表哥离婚，做什么事都赔钱，家道中落，难以继全靠二姑缝鞋垫、做针线活糊口。

二姑去世后，我哭了好几次。我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，心疼她了。我的脑海里总想起她蹬缝纫机的嗒嗒声，想起

她做的针线活那细密的针脚里，穿过的寒风和冷雨。我常忆起她把缝纫机从街口推回院子的情景：那天风特别大，二姑推着缝纫机，手指肚上还有针扎过的伤口，已经肿得发炎了。我一直想为她写一首诗，构思了很久，也曾试图写出来，但是都不够自然，都有些矫情。直到她三周年忌日的时候，我又想起她在街口做缝纫活，想起她为五十岁的儿子喂饭、买药的情景。于是，我决定不去“写”这首诗，而是“刻”，用白描的方式呈现这些情景，刻画她的样子。在写作《二姑》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读到过安娜·斯维尔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偶尔读到了安娜·斯维尔的作品，才更深刻地认识到，诗歌不能用词语煽情，不能把情感放置在句子的表面，而是需要沉入生命的深处。安娜·斯维尔写作反思战争的诗作，写了一系列真实的故事，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。直到三十年后，她才终于知道，要以最简练、简练到近似白描的方式，才能做到最好的呈现。我在写《二姑》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任何华丽、花哨的词语都会毁掉这份真挚、朴素的亲情，只有通过细节的刻画才能让情感生根，才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，才能把二姑面对苦难不低头的那份坚韧表达准确，入木三分。